

作家文摘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
《作家文摘》报社有限公司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222 代号 1-190

第2535期
2022年5月20日
星期五 今日16版

2版 百岁“老顽童”任溶溶

5版 劳动课的67年变迁

6版 刘海粟的朋友圈

10版 汪曾祺在北极的几个住处

毛主席的“专列大家庭”

·解秀英·



毛主席和专列上的工作人员



毛主席在专列上思考问题

我是1959年9月9日从哈尔滨客运段调到铁道部专运处的。调来之后才知道,这是一个由铁道部直接领导,中央办公厅协调指挥的一个保密级别极高的客运部门。它承担着中央首长、外国元首的承运任务。

1961年10月的一天,有关领导找我谈话,说要我到主席专列去工作。到了毛主席专列之后,我发现这是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在专列上工作10年期间,毛主席就像“专列大家庭”里德高望重的家长,用他的人格魅力、师表风范、教育、感召、影响、聚拢着每一个专列成员。

不愿给地方添麻烦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无论是出国访问,还是在国内视察,大部分都是乘坐火车,一般每年春秋各一次。在1949—1974年的25年中,共乘坐专列72次,最长的一次差2天9个月。正因为乘车次数多、时间长,所以毛主席专列被誉为“流动的中南海”“毛主席的第二个家”;毛主席亲切地称专列乘务员为“自家人”“我的队伍”。

专列为了不给或少给旅客列车造成不便,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曾向铁道部部长吕正操作出指示:专列出行既要快

速准点,又要尽量把时间定在其他列车的运行间隙。因此很多时候,专列到达省市的时间会被控制在夜深人静之时,这样既安全又不扰民,尽量不影响别的旅客列车。每次行动前专列调度负责人都会了解铁路旅客列车运行情况,选择最佳时间段,插空开行。

主席在车上有时一住就是几天、十几天。有时白天下去视察晚上又回到车上休息。主席之所以愿在车上住,并非因火车舒服,而是不愿给地方添麻烦,也为了节省开支。火车上钢轨摩擦声不绝于耳,加之一路颠簸、摇晃,连年轻人都睡不安稳,吃不好,更何况年事已高的人。

当然,火车也有很多优势,如比飞机、轮船灵活便捷,不受

天气影响,不怕风吹雨打,说开就开,说停就停。有时到农村,毛主席就下车和农民在田间地头直接交谈,体察民情,听取民意,掌握第一手资料。主席还经常把地方上的负责同志请上车边走边谈,每到一地,换一批人,充分利用火车优势。还有时在专列上召开调查座谈会,时间长了就叫专列停在支线上,等开完会再继续前行。

主席经常在列车上通宵达旦工作。有次专列停在机场支线上,怕机场的飞行训练影响主席休息,机场负责人命令停止训练,主席知道后坚决反对。有时专列停在工厂支线上,主席会事先告诉工作人员:“我来了,不要限制群众活动,不要影响工厂正常工作秩序。”毛主席专列停在农田附近,主席也会

告诉警卫人员,不要打断农民的正常劳作,不要限制他们的出行自由。总之,毛主席心里时刻装着人民群众,时刻提醒身边人员少给群众添乱,要尊重地方,依靠地方。

当然,时间长时主席也会下去住。这时他不仅自己坚持不给地方找麻烦,还一再告诫身边的人要谢绝请客送礼,更不允许向地方伸手要东西,买东西要付钱,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1965年5月,重回井冈山,主席提前给工作人员指示说:“这次行动,不要搞复杂了,一切节约办事,吃的、用的就地取材,有间茅屋就能睡觉,尽量少用人、少用车,沿途不要先通知,不要惊动或影响地方负责同志的工作。”因此,到茶陵县时当地政府只能临时腾出办公室给毛主席住,弄得茶陵县委同志很不安。5月29日,毛主席离开井冈山,途中在吉安过夜,当地把主席的房间布置得比较讲究,主席把身边人叫来,把软床和丝绸被撤掉,换上从北京带来的带补丁的毛巾被。当地人员深受感动,很受教育。在专

列上毛主席也总是穿他从中南海带来的已经磨损很严重的拖鞋和带很多补丁的睡衣。

“我们都是自家人”

毛主席一向把专列当成自己的“另一个家”,把我们当成“自家人”,每当他从下边回到列车时总爱说一句“又回家了”。

1967年秋天一个晴朗的下午,在某专运线停留期间,我们突然接到通知,说主席要同大家照相,我们一个个兴奋极了,连跑带跳地集合在专列下的草地上,翘首等待着主席的到来。细心的同志还为主席准备了一把椅子。

“主席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我看到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挥着手,一面示意大家聚拢,一面绕开椅子,嘴里说着“我们都是自家人”,便带头在草地上盘腿而坐。一句“我们都是自家人”说进了大家的心里,也暖进了大家心里,大家应声笑了起来!

1963年6月14日,主席邀请餐车主任李业臣陪他吃饭,李业臣又紧张又激动。主席看出来后,先用筷子夹了块红烧鱼放到他碗里,又和蔼地对他说:“随便点,不要客套,我们都是自家人。”(下转第5版)

“青年,中国青年,延安穿军衣,吃小米,住窑洞,为什么你爱延安?”

“延安像‘名山’,延安像‘西天’,虔诚的青年,都想来‘朝拜’,都想来取得‘经典’。”

诗人柯仲平的《延安与中国青年》,用诗的语言讲述了成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朝圣”延安的时代潮流和心路历程。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全国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排除艰难险阻,投奔偏僻贫瘠的延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移动现象”?

在延安受到礼遇与器重

1936年11月,陕北已是冰天雪地。作家丁玲来到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丁玲以《莎菲女士的日记》成名。1933年5月,她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在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罗曼·罗兰等国内外著名人士的

营救下,于1936年9月出狱。丁玲出狱后,立即逃离南京,成为第一位来到延安的著名作家。毛泽东专门为她写了一首《临江仙》,这是他赠予现代作家的唯一词作: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丁玲之后,艾思奇、周扬、何其芳、卞之琳、范文澜、陈学昭等众多知识分子从国统区来到陕甘宁边区,来到延安。“上延安!”成为中国大地上的一大政治景观。

1938年秋天,国民党政府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

那些年,青年流行上延安

·胡松涛·



爱国青年向陕甘宁边区汇集



延安大学生开垦土地

法》,在西安去延安的路上设置了许多关卡,依然挡不住“上延安”的知识分子。到抗战后期,全国各地汇集到陕甘宁边区的知识分子总共有四万多人。

在列强横行、山河破碎、民生凋敝的中国,中共中央苦心经营着陕北这片土地。毛泽东说,陕甘宁边区一定“要做得比全国都好,不但成为抗战的堡垒,而且要成为模范的抗战堡垒”,“使边区成为民主的模范,推动整个国家的民主化”。

在贫瘠的陕甘宁边区,在延安的山沟沟里,中国共产党办起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自然科学学院、军

事学院、马列学院等20余所窑洞大学,安排知识分子,招收青年学生。把一大群知识分子“养”起来,足见共产党人的深谋远虑与宽阔胸怀。

1938年年底,刚到延安的作家陈荒煤被安排在鲁迅艺术学院。除夕,革命同志一起过年,一起唱歌。他看见毛泽东站起来,欢喜亲切地说:“同志们,今天我们很快乐!”陈荒煤的泪水一下子就止不住了。他说:“到了延安,我觉得我这个25岁的小老头恢复了青春。蔚蓝色的天空,到处飞扬着红旗、《国际歌》声,处处听到亲切的‘同志’称呼;不论是首长或将领、学生或士兵,都是一身灰色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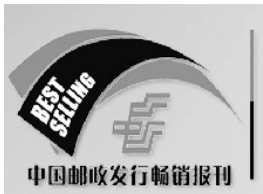
装,似乎是总有人日夜不停地歌唱……”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其中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说:“抢夺知识分子是抗战中的一个大的斗争,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胜利,谁就可能拥有天下。”陈云在1942年元旦中共中央新年团拜会上感叹地说:

今天许多人归向了共产党,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

(下转第12版)



定制出书 五十本起
自传·家史·家谱
中关村创业大街 家谱传记文化馆
北京 010-8841 5586

编辑/娜拉 郑红革 zjwz_nl@163.com